

陈
登
科
文
集

陈登科文集

陈光宇题

5

陈登科文集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

1980. 夏冬

1974年,《赤龙与丹凤》手稿

1983年,在马鞍山,登科与韶华(左一)、曾彦周(右一)

1977年,登科与肖马、张铎、严成志在蚌埠(左二起)



1980年，登科与李准（中左）在《黄山笔会》



1979年冬，赖少其夫妇、周而复、公刘、与登科在北京（左起）

1979

赤龙与丹凤

1 冷风呼呼，卷着北方的黄土，铺天盖地而来，使人双眼迷离，难辨方向。黄风，吞没了淤黄河两岸大大小小的村庄。河水在一夜之间便结了坚冰。往日白浪滔天，奔腾呼号的莽莽大河，顿时僵卧在千里平原之上，只剩得一丝潜流在冰下呻吟。两岸的村庄也变得无声无息。

几百年来，淤黄河和它的两岸总是变幻无常的。时而成千上百的村庄淹入汪洋大海；时而蝗灾人祸，饿殍遍野；时而像狂怒的大河，千百万人奋起反抗，奔走呼号，如火如荼；时而是残暴的屠杀，于是村庄荡平，生灵涂炭，抛尸平原，血染大河……最后，像年年冰封的淤黄河一样，只剩下一股潜流在坚冰下蠕动，挣扎。纪家村就是它的一个缩影。

纪家村依傍在淤黄河北岸，这次寒风一来，整个村子像冻在冰里一样，没有丝毫动静。入夜，滴水成冰，冷风吹动树枝，发

出嘶嘶的怒吼声。只有西头一家，从门缝里还透出一丝微微亮光。这是一排三间破草屋，东头是锅屋，西头是房。明间有一张三腿的破木桌，靠在后檐墙。桌子上放着一盏香油灯。从西头房里传出来琵琶和笛子的声音，时高时低，抑扬顿挫，如诉如吟。

一个年过三十的人，名叫丹桂，手里捏着一根二尺余长的旱烟杆，坐油灯旁，一边抽着烟，一边配着琵琶打着拍子。

一支曲子终了，他满意地点头微笑一下，抹去旱烟灰，站起身，走到门前，伸手拨开门闩，拉开门向外张望。格溜溜的东北风带着雪花，刮得他脸皮嚓嚓响。

天，漆黑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

细细的雪花，纷纷灌进他的衣领，寒气直往人骨缝里钻。

他迎着风雪，静静地听着。

远处隐隐传来木梆声。跟着梆声是一个低沉苍老的声音：“年根岁底，小心火烛……”

他听了一会，焦急地叹了口气，转回身，顺手将两扇门重新闩上，回到桌旁坐下，打开烟盒，捏起一撮黄烟，在手上捻捻，装入烟锅，捺捺灯草，把烟锅伸到灯头上，大口地抽着烟，又低下头苦思起来。房里的琵琶和笛子声，变得柔和、婉转，悦耳动听。

咚咚咚，随着一阵敲门声，响起一个男子的声音：“丹桂，开门。”

丹桂抬起头听听，手中的烟杆，在桌上敲了三下，房里的琵琶笛子声突然中断了。

丹桂站起身，捺捺灯草，屋里亮了一点。他走到门口，伸手拨开门闩，拉开门。迎门站着个魁梧的大汉。丹桂举起手中的烟杆，对着来人的脑袋，扬扬说：“不看世上没人，我这一烟杆，就把你的脑浆打出来。”

“喂，喂，好家伙，年没到，就给压岁钱哪。”来人边说边迈

进门来。

丹桂将门关上，说：“你把人都等死了。”

“我知道你又要骂我。”

“我还以为你今天得了羊痲疯，手指麻木，口吐白沫，人事不知，把昨天说的事都忘了呢。”

这大汉在桌旁坐下，拿出旱烟杆，向丹桂指指，道：“我说你呀，真是马上不知马下苦，白天犁了一天地，晚上还得挑水，铡牛草，喂猪拌草料，牛驴一大趟，不喂饱，咋能撒腿就跑。”

丹桂道：“你不能跟小伙计说一声，叫他们喂喂，你早走一步。”

“端人家碗，服人家管。老板不点头，我就能随便走吗？”

丹桂在大汉对面坐下，捏起一撮黄烟，送过去，说：“我们都在等你，商议商议，今年这个年怎么过啊？”

“和我有啥商议的。你们打花鼓卖唱，我挑担子，还是老行当。”

“不是老行当。我倒是想了一个新花样。”

“什么新花样？我一不会弹琵琶，二不会演唱。”

“这个暂不谈。我编了两个小节目，你看看，能行啵？”

“行，行，行，水牛下柳筐，还不随你嘴里编。”

丹桂拿起烟杆，在桌上敲了两下，向房里叫道：“准备好。”

“你是搞啥门道……”

丹桂扬起烟杆，阻止对方说话，又在桌上敲了三下，说：“出场！”

一个矮老头，头戴毡帽，身穿短袄，手拿小镗锣，走出房门，敲着锣，在屋里走了一个圆场，头一伸，嘴上的八字胡直翘，用童声唱道：

小锣一打格排排，

叫声老婆快上前。

一个农村小姑娘，扮成老妇，肩背花鼓，手拿鼓条，轻步走出房门，接上唱道：

肩背花鼓走出台，

老头为何喜开颜？

老：我们打花鼓，

妇：上门拜新年。

老：打起来，

妇：唱起来，

老：说一千，道一万，

最苦不过黄河岸。

妇：军阀列强大混战，

黎民百姓遭灾难。

老：民要生，打军阀，

军阀不倒天地暗。

妇：田赋地租泰山重，

苛捐杂税缴不完。

.....

这大汉姓纪，名怀仁，同丹桂紧壁邻居，是割头不换的最知心的好友。

丹桂呢，祖居纪家村，七岁时父母双亡，只留下三亩三分三厘七毫茅草荒地，半间顶头屋，另加一把祖传的逃荒卖唱用的琵琶。

纪家村，前后有三个庄，三百余户人家。丹桂是全村最穷的一家。七岁讨饭，十岁当雇工，为富人家养马喂猪。

丹桂斗大的字不识半箩，却是十分伶俐，别人会做的事，他都能学会；别人不会做的事，他也会。

他父亲，会弹一手好琵琶。丹桂五岁时，就跟着父亲学会了，十二岁又跟乔老田学会吹笛子。

乔老田是本乡人，一生无田又无地，惟一的财产，就是一支唢呐和一支笛子。他的唢呐吹得好，笛子吹得更妙，村中不论谁家有了红白喜事，都少不了乔老田。老田无儿，只生一女，名姣姣，长得十分俊美，嗓子也好。老田喜爱丹桂心灵手巧，招为女婿，年年锄头上墙，便领着丹桂和姣姣外出，以卖唱为生，到处流浪。

丹桂十七岁时，老田病倒在外乡一个破庙里。无药无医，老人看看不行了，临终时对丹桂和姣姣说：“你和姣姣都已长大成人，也应该成家立业了。人世间，鸟有窠，鸡有窝。我命苦，漂泊了一生，走遍淤黄河岸，唱尽东海滩，逃荒淮扬，乞讨盐阜，也没唱完人间悲和恨，倒饱尝了天下辛酸，风扫地，月点灯……到如今破庙了残生……我死后，一不要衣棺，二不要你们悲伤。树高千丈，叶落归根，只求你们不要把我的尸骨抛在外乡……”

丹桂和姣姣抬着老田的遗体，回到纪家村，埋了老人，又在祖业三亩三分三厘七毫茅草荒地上，砌起三间草房，纪家村就又添了一家。

丹桂同纪怀仁家是屋山搭屋山。丹桂和姣姣每年到过年时便串村打花鼓。纪怀仁总是帮他们挑担子，混一个生活。一年复一年，年年如此。今年他们又准备逃荒去了。

一对扮成“夫妻”的孩子，又歌又舞，很是活泼动人。

一场花鼓终了，丹桂向纪怀仁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纪怀仁两眼呆呆地盯着场上的一对“夫妻”，一声不响。

丹桂又问道：“还行吧？”

纪怀仁仍是不答。

丹桂见纪怀仁看呆了，就伸过烟杆，在纪怀仁膀上捣了一下，道：“你怎么啦？”

纪怀仁猛一惊：“嗯……”

丹桂道：“你嗯的啥？我问你花鼓打得好不好？”

纪怀仁懵懵懂懂地道：“唔，他是……”

丹桂道：“你喝醉酒啦！三子——三魁也不认识了？”

纪怀仁叫起来：“三子吗？”

丹桂只有一女，小名叫小凤，九岁了，生得聪颖伶俐，有一双明亮大眼，腮上还有一对逗人喜爱的酒窝。四岁开始，丹桂便教她弹琵琶，如今不仅弹得一手好琵琶，还跟姣姣学会各种小调，嗓子圆润，唱得也好，甜而有韵味。

纪怀仁比丹桂大五岁，有三个儿子，老大叫大魁，老二叫二魁，老三叫三魁，又叫三子。三魁和小凤同庚，一样的聪明机灵，圆圆的脸上配一双有神的大眼。丹桂十分喜爱三魁。三魁也跟丹桂学会吹笛子。小凤和三魁这出花鼓，是丹桂自己编的，也是丹桂亲自教的。

纪怀仁伸出手，拉过小凤和三魁，在两个孩子头上抚摸着，喜得合不拢嘴，道：“这两个小猴子真鬼。难为你们，把我都打懵了。”

三魁抢着问道：“爸爸，你说哪个好？”说罢朝小凤呱呱嘴。

纪怀仁道：“两个都好。”

丹桂一见纪怀仁对两个孩子赞不绝口，也高兴起来，说：“只要你满意就行，再看下边的。”

纪怀仁惊讶地道：“还有哪？”

丹桂道：“嗨，老鼠拖锹柄，大头还在后头呢！”说着，伸过手，将袖子遮掩着灯头，道：“开始。”

纪怀仁心里想：“丹桂玩的什么鬼名堂，把屋里的灯光遮住干啥？”只见丹桂将袖子一拂，灯光复明，屋子当中站着两个女子，笑嘻嘻地看着纪怀仁。

灯光闪来闪去，纪怀仁又未能认出这两个人是谁，注视了好久，才发觉是三魁妈和小凤娘，不禁笑起来：“是你俩！”

三魁妈晃晃手里的棒棒鞭，道：“你瞧不起？”

纪怀仁喜滋滋地笑道：“三子他妈真是，扁豆荚子炒大葱，越老还越发烧呢。”

姣姣将三魁妈往纪怀仁面前推推，道：“怎么样，我说他一看见你，心里定是痒痒的。”

纪怀仁向丹桂道：“你真瞎开味，孩子都有三个了，我也没听她唱过一句，还能打啥的棒棒鞭，走村串户去唱唱？”

丹桂道：“你先评评，这两个人扮得像不像。先不说打的和唱的好不好。”

纪怀仁道：“三子妈装嫂子，脸上搽的粉嫌多了点，不大耐看。小凤娘更标致了，当真是个美人，只是像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，稍稍觉得嫩了一点。”

姣姣道：“就是你最会挑剔。”

三魁妈道：“他呀，啥的本事也没有，就是会说三道四。”

纪怀仁道：“你们这些人哪，要人家来评说，又怕别人道出不是。光要别人捧场，哪来这许多好话呢。”

丹桂道：“好，好，太嫩了，这也算一条吧。再看下面的。”

纪怀仁道：“这就对了，不管人家提的对不对，都要听完嘛。”

丹桂向姣姣道：“天不早了，快唱吧。”

姣姣便向三魁妈示意了一下，扬扬棒棒鞭，唱道：

手拿棒棒鞭，

三魁妈接着道：

走遍黄河边。

姣：人间又一春，

妈：日月换新天。

姣：打起来，

妈：唱起来。

两人便边打边唱起来。

姣：卖唱不是来讨饭，

妈：叙叙我家长工汉。

姣：世人都说黄连苦，

妈：长工更苦三分三。

姣：鸡叫头遍挑水担，

妈：鼓打三更扫牛圈。

姣：一年三百六十天，

妈：哪天不流几碗汗！

姣：到了腊月二十三，

妈：长工吃罢送灶饭，

姣：拎起破絮三声叹，

妈：泪水汪汪回家转。

姣：地主杀猪又宰羊，

妈：鸡鸭鱼肉堆满盘。

姣：大米白面一担担，

妈：粒粒都是长工汗。

姣：三十晚上吃年夜饭，

妈：地主一家喝得欢。

姣：长工汉来长工汉，

妈：肩背柳筐讨年饭。

三魁妈和小凤娘唱着唱着，泪水不觉滑到腮边。

纪怀仁听着，听着，一阵心酸，两眼汪着泪，忙侧过身，用袖子擦泪，假装装黄烟。

丹桂只顾看表演，没有注意到纪怀仁感情的变化，扭身见纪怀仁低头抽烟，便问道：“怎么样？三魁妈唱的还可以吧？”

纪怀仁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唉，我听了她们的唱，看看我们过的日子，心里着实不是滋味。”

丹桂的心又何尝不是如此，只是把苦水吞下，强作笑颜罢了，听了纪怀仁的话，忙将手一摆，叫停下，也跟着低下头吧嗒吧嗒地抽烟。

姣和三魁妈只顾演唱，哪里听到他俩说什么。见两人只埋

头抽烟，还以为嫌表演得不好，都站在那里呆住了。

小凤和三魁更不懂父亲们的心情，也傻着眼看着父亲。

丹桂捧着烟杆，低着头，陪着纪怀仁抽完一袋黄烟，向小凤道：“小凤子，你到牌头奶奶家，帮爸爸打一壶酒来。”

小凤将身一扭，撅起嘴来，说：“我不干，我不干，深更半夜叫人家去打酒。”说罢朝三魁瞟了一眼。

丹桂站起身来，走到锅后，从碗橱里摸出个小瓦壶，对三魁道：“三子，你和小凤子去。”

三魁高兴地接过小酒壶：“我去，我去。”

丹桂道：“好，还是三子听话。”

小凤道：“他好，你叫他去，我就是不干。”说罢，把乌黑的长辫子一甩。

丹桂道：“三子听话，就是好嘛。”

小凤道：“三魁他……”小凤要告发。三魁在后面拉她的辫子。她话未说完，又咽回去了。

姣姣这时已从丹桂和纪怀仁的举动中，明白了他们的心情，劝小凤道：“小凤子，跟三子一样，听爸爸的话，快去。”

三魁听到称赞，自然高兴，更加天真地道：“小凤，走，走，怕冻脚，我背你……”说罢，拉着小凤的手，跑出门去。门一开，迎面飘进一阵风雪。

丹桂忙关起门来，从灶前端过火盆，对姣姣说：“喂，把那瓢花生拿来，烧花生下酒，又香又辣，再好没有。”

不多一会儿，小凤和三魁买回酒。

丹桂和纪怀仁围着火盆，把小酒壶放在火盆上温着，边饮边谈。

纪怀仁呷了一口酒，说道：“活了三十六岁，很少掉过眼泪，今天晚上，我实在憋不住了。她们唱的都是你我长工们的心里话。唉，天底下只有穷人才知穷人心啊，也只有你才会编得出来。”

丹桂道：“那些财主老爷们，吃的是我们穷人的肉，喝的是我们穷人的血。我们穷人越苦越累，那些狗东西才越过得舒服呢。”

纪怀仁接着道：“丹桂，你是知道的，从爷爷到我，已经三代了。爷爷一生走南闯北，卖艺糊口，苦到临死，连一口薄皮棺材也没苦到，只是三张芦席裹身。爸爸八岁当长工，十六岁跟爷爷耍拳卖艺，浑身本事，徒弟满村，还不是到处耍枪棒，奔波几十年，只为我们置下五亩八分桃园。今年他七十四岁了，虽说壮心不死，却落个怀抱木桥，蓑衣遮身，顶风踏雪，给人打更，叫我们做儿做女的，想想怎么能不伤心……”

丹桂两口酒下肚，耳根子渐渐红起来了，话也多了，说道：“我心里最痛的，就是看到上面父母，下面子女跟着自己遭罪受苦啊！”

纪怀仁叹息一声：“噯，我兄弟三人，怀义、怀礼和我都是从小给地主放牛喂猪，终年两腿插在人家犁沟里，起早睡晚，又累又苦。大魁今年十五岁了，二魁也十二出头了，他俩都在宋蚡家做小伙计，吃的是猪狗食，干的是牛马活。看看这一代受苦的长工，心多难受哪！”

三魁妈在旁插嘴道：“牛马也不如。做牛做马，还天天吃个饱肚子。我家二魁自从到了宋蚡家，三年只吃过几次饱肚子。”

纪怀仁更加痛苦，道：“唉！上不能孝奉父母，下不能养育子女，这牛马生活，哪天才能终了？”说着，不禁潸然泪下。

姣姣见纪怀仁如此伤感，用脚踢踢丹桂，示意他不要再说那些伤心话。然后她端起杯子，向三魁妈道：“嫂子，来，俺俩也喝一杯。凡事想开一点。一个孩子头一个露水珠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管他那些呢。喝！”

三魁妈道：“天晓得，我啥时喝过酒的。”

丹桂意识姣姣是为了转换话题，也帮腔道：“你不喝，叫怀仁代。”

纪怀仁将自己的杯子送给三魁妈，说：“不会喝，也得喝。”

三魁妈一个劲地往姣姣怀里躲，说道：“我不会喝嘛。”

姣姣从纪怀仁手里接过杯子，道：“今天你得喝！”

丹桂道：“不喝就灌嘛。”

姣姣道：“快，快喝，不喝我就灌了。”

三魁妈又躲又嚷，也不知怎样才好。

这一嚷一闹，纪怀仁满面愁容不觉消散，道：“喝吧，世上无难事，只怕嘴一张。”

三魁也跟着凑热闹，在旁乱叫唤：“妈，喝，喝吧。”

三魁妈见众情难却，终于把一杯酒喝了下去，直嚷嚷酒从嘴辣到肚肠里去了。

丹桂重新斟好酒，对纪怀仁道：“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节目你都看过了。今年，我想分两个班子。”

纪怀仁已有醉意，脸上微微发红，不解地问：“两个班子？”

丹桂道：“三子妈和小凤娘她俩，还有你，凑一个班子。单凭这两根棒棒鞭，一个正月，只要没有雨雪，两千斤山芋干子，三百斤粗面饼，十拿九稳。我领着三子和小凤子，不搞它两三千斤，我是不收摊子的。”说完高兴地又呷了一口酒。

纪怀仁放下酒杯，微露喜色，道：“今年淤黄河两岸，山芋、花生收成都很好。”

丹桂道：“是啊，我们一家能弄上两三千斤山芋干子，几百斤粗面饼子，春天再掺上点野菜，日子还不过啦！”

姣姣道：“没见兔子先放鹰，等拿到手再吹。”

丹桂道：“什么叫吹？哪一年我没有搞上几千斤哪？”

三魁妈道：“这倒是真的。我领着三子，哪年不讨上几担山芋干子呢？”

纪怀仁也来了劲，端起杯子，对丹桂道：“来，就依你这么干。喝！”

丹桂酒量不大，三杯下肚，话闸便打开了：“怀仁，今天你